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西湖二集 第二十八卷 天台匠誤招樂趣

夫人在兮若冰雪，夫人去兮仙跡滅。可怪如今學道人，羅裙帶上同心結。

當日江西臨川地方，有座仙觀，名曰「魏壇」，是女仙魏夫人經游之地。這座觀裡，聚集著許多女道姑。世上有得幾個真正修行的女人？終日焚香擊磬，踏罡禮鬥，沒有滋味。又道是古來仙女定成雙，遂漸漸生起塵凡之念，不免風前月下，遇著後生男兒，風流羽客，少年才子，「無欲以觀其妙，有欲以觀其竅」，像石道姑說韶陽小道姑道：「你昨日遊到柳秀才房兒裡去，是竅是妙？」他既有了這「竅妙」二字，還說什麼星冠羽衣、東嶽夫人、南斗真妃。那魏壇觀中這些女道姑要尋人配對坎離、抽添水火，傳幾個仙種在於世上，誰肯寂寂寞寞守在這觀中？比如那梅花觀中石道姑，自說水清石見，無半點暇疵，唯其石的，所以能如此，若是水的，斷難免矣。所以宋朝陳虛中為臨川太守，親見這些女道姑不長進，往往要做那「竅妙」二字，因作此詩以譏諷之。又有宋朝一個得道的洪覺范禪師，見一個女道姑年紀後生，心性不大老實，不守那道家三清規矩，遂做首詞兒取笑他道：

十指嫩抽春筍，纖纖玉軟紅柔。人前欲展強嬌羞，微露雲衣霓袖。

最好洞天春晚，《黃庭》卷罷清幽。無心無計奈閒愁，試捻花枝頻嗅。

話說唐朝咸通年間，西京有個女道士魚玄機，字幼微，原是補闕官李億的姬妾，極其得意。後來李億死了，遂出家於咸宜觀中。雖然如此，那時只得三十餘歲，原是風流生性，俗語道：「寧可沒了有，不可有了沒。」免不得舊性發作，況且熟讀《道德經》那句「玄牝之門，是謂天地根，綿綿若存，用之不勤」，要在那玄牝門裡做工夫，不住的一出一入，用之不勤，方才合那「竅妙」二字。因是詩才高俊，不肯與那一種帶道冠兒的騷道士往來，專一與文人才子私通，把一座咸宜觀竟改做了高唐雲雨之觀。不念那《黃庭》、《道德》之經，只念的是陰陽交媾、文武抽添、按摩導引、開關通竅之經。所以在觀裡做的詩句，都是風月之詞，做得甚妙：

綺陌春望遠，遙徽秋興多。

慙慙不得語，紅淚一雙流。

雲情自鬱爭同夢，仙貌長芳又勝花。

蕙蘭銷歇歸春圃，楊柳東西絆客舟。

那詩句之妙，果是清俊。他身邊有個女童，名為綠翹，頗有幾分顏色。一日，魚玄機在施主人家做法事祈禱，有個秀才來相訪。那秀才是與魚玄機極相好之人，綠翹因魚玄機不在，回覆了去。魚玄機法事畢了回來，疑心那秀才與綠翹偷情，做了替身，甚是吃醋。柳眉倒豎，杏眼圓睜，將星冠除下，羽衣脫去，拿了一條鞭子，把綠翹剝得赤條條的，渾身上下打了數百皮鞭而死，埋在後園樹木之下。後來事發，監禁獄中，還做首《相思》詩道：

易求無價寶，難得有情郎。

那日常裡與他做「竅妙」之人，都來替他說人情，要出脫他。爭奈京兆尹溫璋執法不容，將魚玄機償了綠翹性命。

看官，你道這魚玄機既出了家，做了女道士，卻又凡心不斷，吃醋拈酸，爭風殺人，這樣出家的，可不與出家人打嘴頭子麼？這一回是說尼姑作孽之事，奉勸世上男子將自己妻子好好放在家間，做個清清白白、端端正正的閨門，有何不好？何苦縱容他到尼庵去，不乾不淨。說話的好笑，世上有好有歹，難道尼庵都是不好的麼？其中盡有修行學道之人，不可一概而論。說便是這樣說，畢竟不好的多如好的。況且那不守戒行的誰肯說自己不好？假至誠假老實，甜言蜜語，哄騙婦人。更兼他直入內房深處，毫無迴避，不唯「竅」己之「竅」、「妙」己之「妙」還要「竅」人之「竅」、「妙」人之「妙」。那些婦人女子心粗，誤信了他至誠老實，終日到於尼庵燒香念佛，往往著了道兒。還有的男貪女色、女愛男情，幽期密約，不得到手，走去尼庵私赴了月下佳期，男子漢癡呆懵懂，一毫不知。所以道三姑六婆不可進門，何況親自下降，終日往於尼庵，怎生得不做出事來？何如安坐家間，免了這個臭名為妙。大抵婦女好入尼庵，定有姦淫之事，世人不可不察，莫怪小子多口。總之要世上男子婦人做個清白的好人，不要踹在這個渾水裡。倘得挽回世風，就罵我小子口孽造罪，我也情願受了，不獨小子，古人曾有詩痛戒道：

尼庵不可進，進之多失身。

盡有姦淫子，借此媾婚姻。

其中置窟宅，黑暗深隱淪，

或伏淫僧輩，或伏少年人。

待爾沉酣後，兇暴來相親，

恣意極淫毒，名節等飛塵。

傳語世上婦，何苦喪其真，

莫怪我多口，請君細諮詢。

且說兩個故事，都在尼庵裡做出事來，說與看官們知道。當時有個阮三官，是個少年之人，精於音律，吹得好簫。因是元宵佳節，別人看燈散了，他獨在月下吹簫一曲，早驚動了斜對門陳太尉的一位小姐。那小姐正在及時之年，一連聽了數日，便起無恥之心，思量要與阮三官結巫山雲雨之好，除下手上一個金鑲寶石的戒指兒來，叫丫鬟送與阮三官，以為表記。喚阮三官進來，以目送情。正要開口說話，忽然陳太尉喝道而回，阮三官驚慌而出，從此短歎長吁，害了相思病症。他兩個相好的朋友見他手上帶著這個金戒指兒，細細審問來歷。這兩個朋友要救阮三官性命，遂把阮三官這個戒指兒除去，思量要在這戒指上做針線。兩個走到陳太尉門首探聽，見有一個王尼姑出入其門，因而走入尼庵，與他兩錠銀子，懇告王尼姑，要他成就此段姻緣。尼姑見了大銀，即便應允。假以望太尉奶奶為名，乘便走入小姐臥房內解手，伸手去取粗紙之時，故意露出這個戒指兒來。小姐驚問，尼姑說阮三官害病之故，要小姐來庵中燒香，假以要睡為名，私相會合。兩邊約得端正，先將阮三官藏在庵中窩凹之處。陳奶奶與小姐同來，彼此成就了此事。不意阮三官久病之人，雲雨方濃，脫陽而死。小姐驚慌無措，急忙把阮三官屍首推落於裡壁而去。誰知一度雲雨之後，小姐便懷了身孕，肚兒日漸高大起來。父母驚異，審出來歷，懊悔到尼庵去做出醜事，然已無可奈何矣。列位看官，就這件事看將起來，你道這尼庵該去也不該去？

還有一個狄氏，是貴家宅眷，生得美貌無比，名動京師。一個滕生，見狄氏這般美貌，魂飛天外，思量要貪圖狄氏。訪得狄氏與個尼姑慧澄相好，滕生乘狄氏丈夫不在家之時，遂費了若干金銀佈施慧澄，因而與慧澄計較，要奸騙這狄氏。適值狄氏托慧澄要買好珠，滕生取了一串好珠付與慧澄，故意減少些價錢，以取狄氏之歡，遂設計在慧澄庵中，吃滕生騙上了手，兩個成就了姦淫之事。後狄氏丈夫回家，訪知風聲，禁住了狄氏，不容他到慧澄庵中去。狄氏心心念念，記掛著滕生，遂鬱鬱而死。列位看官，再將這件故事看將起來，你道尼庵該去也不該去？有詩為證：

阮三喪命在尼庵，滕狄姦淫藉佛龕。

好笑世上癡男子，縱容妻子去喃喃。

話說杭州三天竺飛來峰之下，有一座集福講寺，當時弘麗，兩山無比，曾有三池九井、月桂亭、金波池，還有宋理宗御容一軸、燕游圖一軸。怎見得妙處？曾有詩為證：

半生三宿此招提，眼底交遊更有誰？

顧愷謾留金粟影，杜陵忍賦《玉華》詩。
旋烹紫筍猶含籜，自摘青茶未展旗。
聽徹洞簫清不寐，月明正照古鬆枝。

看官，你道這座集福講寺是何代建造？話說宋朝自高宗南渡以來，歷傳光宗、孝宗、寧宗，傳到理宗皇帝，共是五代。這理宗坐了四十一年天下，改了八個年號：

寶慶 紹定 端平 嘉熙 淳佑 寶佑 開慶 景定

這理宗起於側微，始初因史彌遠有擁立之功，百務都聽史彌遠處分，後來史彌遠死了，方親理朝事。端平初年，勵精為治，聽信儒者真德秀、魏了翁之言，時號「小元祐」。後來在位日久，嬖寵日盛，倡優傀儡皆入禁中，內裡寵著一位閻貴妃，外有佞臣丁大全、馬天驥，表裡為奸，時有無名子題八字於朝門之上道：

閻馬丁當，國勢將亡。

理宗大怒，著京兆尹遍處緝訪，不得其人。

看官，你道這閻貴妃是何處人？他是鄞縣人，生得體態輕盈，明艷絕倫，真是西子復生、楊妃再出，三宮六院，為之奪寵。淳佑十一年，閻貴妃遂建造這座集福講寺為功德院，那寺額都是理宗御書，巧麗冠於諸刹。敕建之日，內司分買材木，凡是郡縣，無不受累。內司奉了理宗旨意，生事作惡，無所不為，望見樹木的影兒，都去斲伐。不論樹大樹小，斲伐一空，誰敢道一個「不」字，鞭笞追逮，竟至雞犬不寧。不要說是庶民百姓，就是勳臣元輔之墓，都不能保全；子孫無可奈何，只得對墳墓慟哭而已。有人作詩譏諷道：

合抱長林臥壑深，於今唯恨不空林。

誰知廣廈千斤斧，斲盡人間孝子心。

後來閻貴妃之恩寵日甚一日，奉行之人其惡越凶，就是御前五山亦所不逮。凡是淨慈、靈隱、天竺等處，若有一顆大樹，只當是一顆禍崇一般，左右之家都受其累，定要拆屋壞牆，破家蕩產，方才罷休。內司監督甚是利害，一日，忽於法堂鼓上得大字一聯道：

淨慈靈隱三天竺，不及閻妃好面皮。

內司稟了理宗，理宗大怒，行下天府緝捕其人，竟不可得。那時服役的工匠若少緩時刻，便枷鎖責罰，受累不淺。整整的造了三年，方得完工。

內中有個張漆匠，是天台人，終日在於寺中，灰麻油漆，膠膠顏料，日日辛苦不了。偶於春夜出外洗浴回來，肩上搭了一條浴巾，那時將近黃昏時候，星月昏暗，忽然撞著一個老嫗。那老嫗問這張漆匠道：「你是何等樣之人？到何處去？」張漆匠道：「我就是集福寺做工之人，今晚洗了浴回來。」老嫗道：「我有一件事要勞動你，有錢重重相謝。」那張漆匠喜的是個錢字，便道：「老人家有什麼事要勞動我？我是個漆匠，只會得油漆門戶家火什物等件，其餘不會。」老嫗道：「我家裡有些家火要油漆，你來得正好。」張漆匠道：「我沒有得閒工夫，內司牢日子日日在此監督，好生利害，若遲了時刻，便要責罰，誰敢怠慢？如何得有閒工夫與你油漆家火？」老嫗道：「不要你目下來做，只要你如今同我走到家裡看一看家火，要買多少顏料膠膠，估價定了，待你有工夫的時節接你來做就是。工錢比他人加厚便是，不必推辭。」張漆匠連忙答應道：「這個說得有理，我只恐內司催督，不是我不要趁錢。」說罷，跟著老嫗便走，走了幾個轉彎，老嫗拖了張漆匠的手，走進一個小門之中，並無一點燈光，黑魃魃的。張漆匠跟了老嫗而走，把手摸著兩邊，但覺都是布幃遮護，腳高步低，張漆匠有些疑心，問這老嫗道：「這是什麼所在？要我到此。」老嫗道：「休得多言，自有好處。」張漆匠越發疑心道：「有何好處？」老嫗道：「不要只管絮絮叨叨，包你定有好處，若沒有好處，我也不領你進來了。」一邊說，一邊腳下摸摸索索，已不知走過了多少彎彎曲曲之處。正是：

青龍與白虎同行，吉凶事全然未保。

話說這張漆匠跟了老嫗走入黑暗地獄之中，不知東西南北，轉彎抹角走了好一會，方才走到一間室中。老嫗道：「你在此坐著，略等一等不妨。」老嫗進去，不見出來。張漆匠黑天摸地，心下慌張道：「不知是恁緣故，叫我到此？又不知此處是什麼所在？」委決不下。少頃，見暗中隱隱一點燈光射來，從遠而近，漸漸走至面前。張漆匠打一看時，但見：

頭上戴一頂青布搭頭，身上穿一件緞色道袍，腳下僧鞋僧襪，俗名師姑，經上道是「優婆

夷」。只道他是佛門弟子，誰知是壞法的祖師。

話說點著燈火出來的不是別人，卻是一個半老年紀的尼姑，手裡拿著一個燭台。方才照見室中都用青布遮護，遮得不通風，還有或青或赤之衣四圍遮蔽，竟不知是何地。張漆匠心下慌張，問這尼姑道：「師父，這是什麼所在，叫我進來？」尼姑把一隻手搖著道：「莫要做聲，自有好處。」張漆匠便不敢開口，卻似丈二長的和尚摸不著頭腦。尼姑拿著燭台先走，叫張漆匠隨後進來。轉彎抹角又走了數處，方才走到一間密室之中。張漆匠四圍打一看時，但見：

酒筵羅列，肴膳交陳。酒筵羅列，擺著器皿金銀；肴膳交陳，烹成芬芳魚肉。雖不能烹龍

炮鳳，請得過勝客嘉賓。

話說那張漆匠一見桌上擺列酒筵，非常齊整，兼之金銀酒器，室中陳設之物，都不是中等以下人家所有。張漆匠甚是心驚，一喜一懼：喜的是生平做了一世漆匠，眼睛裡並不曾見此富貴之景；懼的是我是何等樣人，今日驟然到於此地，不知做出什麼事來，恐不免有些干係，卻又不敢問這尼姑是什麼緣故。那尼姑卻叫這張漆匠：「你且坐地。」尼姑吩咐了這張漆匠，自持燭而去。去了一會，領出一個婦人來。張漆匠打一看時，但見：

朱唇一點紅，翠眉二道綠。三寸窄金蓮，四體俱不俗。身材是五長，心性縱六欲。七情乃

嗜淫，八字生何毒。尋夫到九街，十度還嫌促。

話說張漆匠見這婦人出來，生得容貌非常，美如天仙一般，只是不帶冠兒，不十分妝飾，就如平常一樣打扮，走來坐於酒席之上。張漆匠見了這個美人，甚是吃驚，不敢近前。尼姑再三叫這張漆匠坐於酒席之上，與美人對面而坐。那張漆匠依尼姑所說，也只得坐了。尼姑坐於美人之下，又叫那老嫗也來坐於桌橫，卻是老嫗斟酒。張漆匠雖然與美人對面而坐，自知貴賤不敵，不敢十分多看那個美人，美人卻又再不言語。張漆匠酒量甚好，酒到便一飲而盡，一連大杯飲過二十餘杯。老嫗卻不多斟，恐怕誤了大事，要留著他全副精神用在那件事上。老嫗進內裡不住搬出肴饌來，共飲了半日。尼姑道：「這時候將近二鼓矣，娘娘請睡了罷。」美人不則聲。張漆匠暗暗自付道：「我身邊並無一文錢，這個光景，明明是要我在這裡宿歇的意思。明日清早起來，倘要我的錢鈔，怎生是好？事不三思，必有後悔。」遂悄悄對這尼姑道：「我是個貧窮之人，身邊並無一文錢，怎生好在此地？」尼姑「咄」的一聲喝道：「你人也不識，誰是要你錢的人？明日反有得錢與你。」張漆匠方才放下了心，便膽大起來。老嫗拿湯水出來與張漆匠淨手腳，張漆匠道：「適才已洗過浴了。」老嫗道：「與花枝般貴人同睡，必須再三潔淨，休得粗糙！」張漆匠只得又淨了一番手腳，又取麵湯來潔淨了口齒。尼姑方領張漆匠到於內室牀邊，揭起羅帳，那被褥華麗，都是綾錦，異香撲鼻。尼姑笑嘻嘻地對張漆匠道：「你好造化，不知前世怎生念佛修行，今日得遇這位美人受用。」張漆匠不敢則聲。尼姑推這位美人上牀，又笑嘻嘻地拿了燈出外，反鎖上了門而去。那張漆匠似做夢的一般，暗暗的道聲：「怪異！怎生今日有這樣造化之事？」鑽入被內，那被異常之香，遂問這美人道：「娘娘是何等樣人？怎生好與小人同睡？」那美人只是不言不語。張漆匠見美人不應，也不敢再加細問，伸手去那美人身上一摸，其光滑如玉一般，只覺得自己皮肉粗糙。也管不得，遂騰身上去，極盡雲雨之樂。怎見得妙處？

一個是閨閣佳人，一個是天台漆匠。閨閣佳人，肌香體細，如玉又如綿；天台漆匠，皮粗

肉糙，又蠢又極笨。那佳人是能征慣戰之將，好像扈三娘馬上雙飛刀；這漆匠是後生足力之人，宛然唐尉遲軍前三奪槊。那佳人吞吐有法，這漆匠鹵莽多能。雖然人品不相當，一番鏖戰也堪敵。

話說那張漆匠不費一文錢鈔，無故而遇著這個美人，好生僥倖，放出平生之力，就像油漆家火的一般，打了又磨，磨了又打，粗做了又細做，膠礬顏料，塗了又刷，刷了又畫，如板主顧的相似。不住的手忙腳亂，真個是捨命陪君子，上落，一夜不曾放空，一夜不曾合眼。那美人也頗頗容受得起，並不推辭，手到奉承，上下兩處俱開口而受之，整整的弄了一夜。果然是：

歡娛嫌夜短，寂寞恨更長。

不覺已是五更天氣，集福寺鐘聲發動。張漆匠還要再興雲雨，只聽得門外有人走來開鎖，推進門來，不拿燈燭，仍舊是昨晚尼姑之聲，走到牀邊，急急喚張漆匠走起。張漆匠只得穿了衣服起身，那尼姑黑暗之中遞兩貫錢與張漆匠道：「拿去買酒吃，可速速出去。」仍舊叫昨晚老嫗領出。張漆匠跟了老嫗，也摸著布壁而行，彎彎曲曲行了幾處，送出一門，又不是昨晚進來的門戶。老嫗道：「從此到街上數里之路，可到工作之處。」說罷，老嫗便轉身閉門進去。張漆匠黑暗之中認不得仔細，一步步摸將出來，摸了半日，走了數里之路，漸漸天明。仔細想那出來之路，已如夢寐一般，一毫都記不出。漸漸走到街上，到集福講寺還有二里之路，遂拿了這兩貫錢隨步回寺。監工的因張漆匠來遲，要加責罰，張漆匠只得細細稟以晚間之事。監工的叫人在數里內外遍處蹤跡，竟不得入門出門之路。

此時傳滿了寺中，眾人三五成群聚說。有的說道是妖怪鬼魅，有的說道是神仙下降。中間一個老成有見識的道：「據我看將起來，也不是什麼神仙，也不是什麼妖怪鬼魅，定是人家無廉恥的婦人，或是人家姬妾，因丈夫出外，淫心動盪，難以消遣；或是無子，要借種生子，不論高低貴賤，扯拽將來湊數。不過是這兩樣，若不是無恥好淫的婦人，就是為固寵之計，思量借種生子。這個既是尼姑來做馬泊六，這定是尼庵之中。恐人認得道路出，所以都將布幃四圍遮蔽，把人認不出。況且這婦人一夜並不言不語，難道是啞子？若說出言語，恐人聽得，所以一夜竟不言語。況且晚間是尼姑拿燈照引進去，關門上鎖，五鼓又是尼姑開鎖來喚，不是尼庵是什麼去處？這婦人在自己家中耳目眾多，難以偷閒養漢，假以燒香念佛看經為名，住於尼庵之中，做這般勾當，或是自己香火院亦未可知。只要有錢，通同了尼姑，瞞過了家中丈夫、眾多耳目，卻不是件最隱秀最方便的事麼？」說罷，眾人都拍掌大笑道：「此事千真萬真。」

只見門檻上坐著一個賣鹽之人，聽了此語，笑起來道：「此事果然千真萬真。」眾人都道：「怎見得便是千真萬真？」那賣鹽的道：「我是五年前經過之事。」眾人聽了都道：「怎生是你經過之事？」那賣鹽的立起身來，對眾人指指點點，一五一十的說道：「我五年前挑鹽販賣，一日遇著一個尼姑，有五十餘歲，問我買鹽道：『我庵里正要鹽用，你可隨我到庵中，我要買你這一擔鹽醃菜。』說罷，我便隨了他去。到於庵中，稱了斤數，他分外又多加我幾分銀子，又道我路遠，留我酒飯，甚是齊整。庵中又走出幾位少年的尼姑來，都是二十餘歲之人，且是生得標緻，青的是發，白的是肉，光頭滑面，衣上都薰得鬆子、沉香之香。遂留我在庵中權宿一宵。我見他意思有些古怪，料得自己頗有精神，也頗頗對付得過，不愁怎的，遂大膽宿於庵中。吃了酒飯，先是老尼與我同睡，事完之後，少年尼姑輪流而來，共是五個，一夜輪流上下，並不曾歇。獨有老尼姑更為利害，真是色中餓鬼，就如餓虎攢羊的一般，不住把身子湊將上來。次日早起，安排酒飯，請我吃了，又與我數兩銀子做本錢，叫我可時時擔鹽到庵中來，又叫我切莫到外邊傳說。吩咐已了，送我下山。誰知弄了一夜，精神枯竭，挑了空鹽籬下山，頭暈眼花，不住的身子要打（足龍）踵。勉強的挨到家裡，跌到牀上，再動不得。從此整整病了三個月，把這數兩銀子贖藥調理完了，方才走得。至今望見尼姑影兒，魂夢也怕，若再走這條路，便性命斷送在他手裡了。」這正是：

雲遊道士青山去，日出師姑白水來。

話說這賣鹽的說罷，一個人問道：「這庵在什麼所在？」賣鹽的道：「我對你說了，只恐你這兩根骨頭，不夠埋在他那眼孔兒裡！留你這條性命，再吃碗薄粥飯罷。休去尋死！」說罷，內中一個人道：「這尼姑果不可去惹他，真個利害。曾有一個遊方和尚，慣會彩陰補陽，養得這龜兒都成活的一般，會得吹燈吸酒，自以為舉世無敵。後來遇著一個尼姑，那尼姑卻慣會彩陽補陰。兩個撞著了，卻不道棋逢敵手，將遇良才，兩個都要爭雄比試。先是和尚試起，拿一大盆火酒，把陽物取出來，七八寸之長，如薛敖曹剝兔之形，龜眼如圓眼核大，放陽物於大盆之內，如飲酒的一般，漸漸吸盡。隨後尼姑取一個洗浴盆，傾火酒於內，滿滿一盆，然後脫得赤條條的坐於盆內。那陰物竟如藥碾之形，吐開一張血盆大口，骨都都的將這一大盆火酒一吞一吐，一氣吸盡，面上並無一點之紅。和尚見了，驚得魂不附體，不敢與尼姑比試，抱頭鼠竄而逃，真強中又有強中手也。」眾人都拍掌大笑道：「利害利害，不知怎生學得這般方法？」其中一個老成人知因識果的，不住歎息道：「甚麼彩陰補陽，彩陽補陰！佛門弟子不守三皈五戒，破壞佛法，做了佛門的魔頭。你不見佛經上道：『袈裟誤袈裟，永劫墮阿鼻』，獨有此罪，高過於須彌山，隨你怎麼樣懺悔，這罪孽可也再懺不去。兩個造了這阿鼻之業，永劫不得翻身。佛菩薩在那裡痛哭流涕，金剛韋馱在那裡摩拳擦杵，他還全然不醒，說甚麼強中又有強中手！」眾人聞此言，都合掌當胸，向佛作禮，道聲「罪過」，遂一哄而散。此事傳滿了杭州，人人都當新聞傳說。所以當時饒州有個少年尼姑，不守清規，與一個士人姓張的私偷，竟嫁了他。鄉士戴宗吉作首詩嘲笑道：

短髮蓬鬆綠未勻，袈裟脫卻著紅裙。

於今嫁與張郎去，贏得僧敲月下門。